

张语婷：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资阳，历史深邃悠久，大约 35000 年前，古老的“资阳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孕育了早期的古蜀文明，资阳也被称为“蜀人原乡”。古往今来，这里还是孔子之师苒弘、西汉辞赋家王褒、东汉经学家董钧故里。资阳人文古迹丰富，历史底蕴深厚，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的安岳石刻，也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瑰宝。此外，资阳还是陈毅的故乡，红色文化资源也为文学创作注入了独特的元素。请问资阳文学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生长起来，有何精神特质？

唐俊高：Sorry，先补充一下：随着 2023 年资阳濛溪河重大考古权威信息发布，资阳的人文历史，被一下子从 35000 年前推到了至少 80000 年前，还有可能推到 100000 年前以上去了。这对重新、深入认识“资阳人”和“蜀人原乡”意义非凡。所以，现在我无论在哪里介绍资阳，都底气爆棚：“我们资阳，两头都在增长——人文历史在往 100000 年前以上增长，现代文明在往‘天外天’增长——就连‘资阳造’民营商用运载火箭都一飞冲天了，还一箭五星！”在资阳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并蓬勃生长的“蜀人原乡”文化，海纳百川，品味丰厚，特质为“碧血丹心，大道直行”。苒弘，是资阳人文精神有据可考的源头和标杆。成语“碧血丹心”和典故孔子“访弘问乐”都源于他。历代资阳志士贤达，精神特质均与其一脉相承。当今资阳文学的精神特质，概莫能外。

张语婷：近年来，资阳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形成了“蜀人原乡”作家群。请向我们介绍一下资阳文学目前的创作风貌。

唐俊高：近年来，资阳的文学创作有了较大起色。此前，我们因建会晚、底子薄，所以作品数量、质量都差强人意。我每到省作协参会，都自视为所有市州作协主席中的“老幺”，能最后一个发言就最后一个发言，能“冒皮皮”绝不“冒皮皮”。说不起话呀！但是，我们从“出作品、出人才”的初心做起，从“每搞一次活动都要收到一定成效”的基础做起，从“既要搞

好组织工作更要搞好个人创作”的认知做起，既扎实稳沉又奋起直追。我曾带领我们理事会成员到广元作协，虚心观摩体制内作协是如何忙活的；又到甘孜作协，虚心请教他们在如何打造“康巴作家群”。现在，“蜀人原乡作家群”羞答答呈现雏形。我们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作品，频频见诸公开发行的报刊、选刊，屡有集子、专著出版。小小小说创作蝶变为我们的一大特色，省小小小说学会有两任会长都出自我们资阳作协。前会长欧阳明还获得了中国小小小说创作最高荣誉——“金麻雀”奖，现任会长王平中的作品集《王平中小小说 300 篇》引发广泛好评。我们坚持办好作协内刊《资阳人》，还坚持每年将会员在公开报刊发表的作品，汇聚成《蜀人原乡作家群·资阳文学作品集》予以公开出版发行，为的是给“蜀人原乡”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遗产。

张语婷：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火热建设，作为联动成渝的“双门户”，资阳近些年在乡村振兴、产业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家要关注时代、聚焦中心大局开展创作，努力创作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作品。您能向我们介绍下近些年资阳作协在团结引领作家把握时代脉搏、书写火热实践方面，有哪些重要举措？

唐俊高：首先，在创作上引导会员谋大谋远。“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也引导作家要食人间烟火，要全身心拥抱生活，要把生活“嚼烂”。其次，在组织工作上建立长效机制，确保长效加持。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资阳来说，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同城化发展是重要抓手之一，经我们提议，四城作协在资阳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还发布了《资阳宣言》。眼下我们几家的刊物（加上阿坝），正进行作品联展。联展获得省作协党组高度评价，原党组书记侯志明亲笔书写“开栏的话”。此外，更重要的是，围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创作采风活动不断。川、渝作协组织的走进资阳



——资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唐俊高访谈

个人简介

唐俊高，四川资阳人，1965 年生，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委员、小说专委会委员，资阳市作协主席，主任记者。著有长篇小说《一湖丘壑》、中篇小说《一串钥匙》、短篇小说《大寒》等和散文《搭铺》等若干。

活动，省作协社联处、省小小小说学会等下沉资阳的活动，市文联组织的川渝作家、诗人走进资阳等活动，我们都积极参加，甚至担纲承办。我们作协自身也积极组织重走成渝古道东小路、体验成都至资阳轨道交通、梨花诗会、桃花诗会等活动，邀请成渝作家、诗人感同身受，每次都出专辑、专刊。还邀请著名作家、诗人来资阳传经送宝，邀请《剑南文学》《草地》《贡嘎山》等杂志编辑老师来资阳改稿、选稿等。这样做，态度只有一个：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文学不能缺位、失位；要求只有一个：“不固化文学的疆域、不窄化文学的胸襟、不矮化文学的境界、不弱化文学的力量”；目的只有一个：出作品，出人才。

张语婷：您的长篇小说《一湖丘壑》作为 2019 年度四川脱贫攻坚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当时我们还一起前往北京参加了作品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对您的小说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度呈现了乡村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请您谈谈现实主义创作对于当下时代生活的意义？

唐俊高：你知道的，这得感谢省作协的扶持。先是评定为重点扶持作品，出版前又专门组织改稿会，出版后还举荐进京。但很多人不知晓的是，我曾是一位英语教师，受多年英语学习和教学的影响，我在东西方文学、哲学的比较研判中，自以为练就了一双独特的“猪眼”（我的网络昵称

叫“猪头”）。先放眼全球人类各族群是在怎样忙活各自的生计，再呆萌地锁定最令自己魂牵梦绕的文学故乡，对那里正在上演的人间活剧，就自会有一番独特的表达。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现实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提法，它的底色仍然是哲学。把东西方哲学比较所得，不动声色地隐藏于自己笔下的生活日常，是一件很难的事，我至今仍在不懈努力。我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自解是：从身心所处的现实退后一步，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不是实况刻录，也不是臆想捏造，要比现实更现实，比真实更真实。这需要作家首先在现实中做个真人、好人，做个“真好人”，创作时对笔头讲真话，向读者交真心。这样的作品，不管是大成功还是小成功，都会观照到人类社会势不可挡却又曲折艰难的行进走向，向上，向善。尤其是在当今时代。

张语婷：前不久，在《四川文学》上读到您的散文《一座城，一个人》，讲述了一位乡下母亲，进城讨生活的往事。您对城乡题材的把握，对于人物心理和意识层面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洞察与书写。请问个体的生命体验，如何能更好地去呈现当下更宽泛、更普遍的城乡经验呢？

唐俊高：那写的就是我自己母亲。她老人家跳腾一辈子，就想当个城里人，想活得体面些，却被她并不认识的东西——“二元”结构时代的城乡文化差别所夹磨，最终遁入了空门。写母亲，是一件很“凶险”的事，因为“母亲”的共性几乎已被写尽。我只是把共性的人物形象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具有文化价值的人。什么是文化？人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关系，就是文化。我母亲与他人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之间的关系，使我洞察到了文化价值。我母亲的个体生命越特别，她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就越大，就越值得书写。我所认知的城乡经验，都是来为母亲这个个体生命的书写服务的。我庆幸这辈子“摊”上了这样一位伟大而特别的母亲。只有抓住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化价值，才能准确呈现更

宽泛、更普遍的城乡经验。

张语婷：从小说《一湖丘壑》到近期的散文作品《一座城，一个人》《沱江边沉醉的夜色》，请问您的创作重心是否有改变？能否谈一下您近年来的创作。

唐俊高：几十年来，我也一直在写散文，散文集《走过》目前已经付梓。所以我的创作重心并没改变。只不过我的生活过得闹热，创作却是苦吟，这可能与好些作家是反着的，即所谓“高调做人，低调做事”吧。这样的活法无论对错，反正几十年都这样过来了，无修正的必要了。眼下，主要是刻苦学习，不想被时代抛弃。学习更是为了更深刻地领悟，即“有一日不死之身，即有一日未闻之道”吧。手上正修改着一部中篇小说，铺排着一部长篇小说。有感觉来了，实在憋不住了，也继续写写散文。不管能写成多寡，是憋憋要写下去的。我跟资阳的几个哥们约好了：今后走时，用自己的书砖做枕头。有一个哥们就已经“有幸”实现了，才 65 岁。

张语婷：请问新的一年，资阳市作协有何新的计划与展望？

唐俊高：首先，强引导。对于会员的个人创作，虽必须讲求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独特的内心独白，但既然入了会，就得按《章程》行事。会员必须维护基于文明的社会公序良俗，作协组织在社会建设进程中决不置身事外。其次，强队伍。组织修养和个人修为必须齐头并进，作协工作和支部工作必须紧密结合，绝不搞成两张皮。再次，强阵地。进一步办好内刊，建好已有的 3 个创作基地，力争再创建一个创作基地和 2 个创作基地学校。还有，强活动。活动，是一个协会生命活力的表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多多学习、交流、碰撞。坚持每搞活动必出成果，杜绝形式主义、走马观花。特别要围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组织会员投入生活，认知生活，拥抱生活，嚼烂生活，提炼生活，书写生活，在“蜀人原乡”大地上，抒发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咏叹。

专题 | 主持人：杨献平

诗歌的意义以及 ≥ 时代的诗歌写作

诗歌有时候不是用来谈论的，而能以谈论的，恰恰是诗歌最外在或者说最失败的那一部分。近段时间以来，我常常陷入“意义何在”的沮丧与懊恼之中，也以为，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任何意义，而所谓的“意义”可能正是“意义”丧失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单独讨论李白或者杜甫的任何一首作品，如果忽略了他们所在的时代，以及作为人的情感温度和烈度及其艺术创造力，一切都将是苍白的。

AI 崛起，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类历史中，创造一种用以替代自我工具的梦想和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也总是为自己的某种进步庆祝和欢呼，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浑然忘了工具既然可以满足人类的某部分所求所能，那么，总有一天也可以替代整个人类的所有肌理、技能甚至天赋和后天的一切。在此背景下，以 deepseek 为标志的人工智能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人类的某些前景的逐步“裂开”甚至“日渐残缺”“自取其果”，人工智能代替人类的日子似乎不会为期太远。

我本人也以出题的方式，请 deepseek 写诗，随后惊讶地发现，deepseek 所写的诗歌在一般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诸多有血有肉的诗人，因此可以说，个体基础性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技巧性的练习和炫耀在人工智能面前显得鄙陋而拙劣。

在此背景下谈论诗歌创作，就显得十分有意思，这个“有意思”的基础，首先是建立在人的艺术技巧性的“失败”之上，比如，诗歌初学者要成为一个“技术上娴熟”的诗人，必要的技巧训练在面前就显得笨拙甚至毫无意义。但从相反的层面看，诗歌乃至一切的文学艺术性创作，独特、个性，尤其是作家诗人自身基于人的“体温”，道义，良知，以及对世道人心的体验、发现，尤其是极具创造力的文学性书写，才是至关重要的。

多晚凉记

彻底孤独之后，甚至害怕安慰
端坐于群山
然群山从不永固
这儿一重，那边又一重
在宇宙时间里，仅如烟拂过
许多人看见太阳下山，而我目睹它在上升
真是太精彩了
今日不过是昨日的废墟，又是唯一的出口

跨年夜

霜白灼针
阔野
走兽出没皆白发
而飞禽咽声，忽发惊梦之吁嘘
独坐帐篷内
听樟树、栎树、桉树
终于厌倦风，无数叶片
决意
放弃生还
——细刃从甲辰飞出
绕行三匝，簌簌投向乙巳
乙巳就在夜色背面
我隐匿皱褶之间，肉身像只虫子
艰难咬出一个破洞。

白玉洲怀子昂先生

星月为云涯遮蔽，云涯何曾真正遮蔽星月
江河奔腾的一块白玉

平衡 (组诗)

曹东

白鹭

光线或许在倒退，散发深度催眠的气息
旷野危弱保持
平衡与倾斜的临界点
当一只白鹭，单腿立于涪水之滨
逐渐静止
进入身体的副本
那瓣洁花朵，几乎褪尽存在的物质性
却给尘世划伤一个漏光的小口
不可靠近太多，我只好垂头
瞧自己，我不过是自己抵不掉的旧补丁

问答

家徒四壁，还能算是家吗
当然算
把四壁拿去，坐在风里
还算吗
自然算，你坐着的
那块石头就是
如果石头也没有呢
你鞋底的
一小撮泥土，可以是家
如果走很远的路，连鞋也没有了呢
那么
夜晚落在鬓角的尘埃，就是家

洱海

环湖一百三十公里堤岸，只有我打着灯
驾车夜奔

人世那么深，洱海那么大
就喂养了一只月亮，做我孪生的兄弟

花园

长椅弃在身后
席地静坐
我脸上的螺旋皱纹，和一朵花并蒂开放
没有预约
一个人的秋天，就装饰了
这春天

平衡

深夜，在农家院落里
看满天星斗
如果用线，把它们连起来
就能编织
一个真实的天国
多好啊
天国盛大，我住在这个小院
和它保持平衡

作者简介

曹东，1971 年生于四川武胜。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诗人。出版诗集《许多灯》《少数诗篇》及《白夜记》。现居武胜。